

集部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三

宋　林希逸　撰

行狀

宋龍圖閣學士贈銀青光禄大夫侍讀尚書後

村劉公狀

曾祖炳贈宣教郎妣鄭氏贈孺人游氏恭人

祖夙承議郎著作佐郎累贈中奉大夫妣林氏贈令人

父彌正朝議大夫吏部侍郎累贈少師妣方

氏贈魯國夫人林氏魏國夫人

咸淳五年正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正議大夫莆田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後村先生劉公卒年八十三前數夕有大星隕公寢室後俄而公逝莆之大夫士皆揮淚以相弔有方歛而往枕尸以哭者有既殯而往拊棺以哭者莫不盡哀又數日則泉南之南閩北之北弔唁往來交馳于道又數月則四方交舊與凡得銘得序得

跋得詩之友不遠千里而來力不能來亦以書至葢不知其幾皆曰斯文無所宗主矣吾儕無所質正矣後進無所定價矣茫茫宇宙人物何限其能擅一世盛名自少至老使言詩者宗焉言文者宗焉言四六者宗焉雖前乎者老後乎秀傑之士亦莫不退遜而推先卒至見知於人主者古今能幾人哉公雖得名得壽得禄而愛公者猶以用公未盡為恨是豈私相好耶吁若公者可謂千載之士矣公諱克莊字潛夫世為莆田人自大著

正字崢嶸丈軒之門聲振乾淳間已蔚然為文章家矣公生有異質少小日誦萬言為文不屬藁援筆立就初名灼以聲律冠冑子入上庠場屋士至今誦之嘉定己巳郊恩奏補將仕郎更今名初調靖安簿帥曹爭檄寘幕下潔齋衮公時以倉兼府尤以文字見知俄丁少師憂終制注福州右理曹改差真州録參菊坡崔公帥維揚因公白事喜曰吾於閫得二士君與子華也銳欲致公會李公玨建閫金陵辟沿江制司準遣一時幕府諸賢

自勉齋黄公而下皆相敬愛及謀進取公有異議主謀者忌之公求南嶽廟去薦員及格猶欠一考八桂胡公槻以經司凖遣辟公辭地遠䰟國力勉之八桂佳山水胡與公倡酬幾成集嶺外帥權重不輕餞客公入京進卷胡公飲别榕臺桂人以為前未有也甲申改宣教郎知建陽縣新考亭之祠祀朱范劉魏四君子於學庭無留訟邑用有餘增糴賑糶倉二千斛大書其門曰聊為爾民留飯椀豈無來者續心燈西山真公記之更刱西

齋北山陳公篆其扁為之賦于篇之什西山在朝以公學貫古今文追騷雅薦西山還里公以師事自此學問益新矣言官李知孝梁成大箋公落梅詩與朱三鄭五之句激怒當國幾得譴安晚鄭公時在瑣闥力為釋辨以免終更綵旗敝路送者踰數十里比閒公喪猶有重趼來哭者得倅潮陽趙至道猶以嘲詠謗訕殫之毒由梁李也刑寺下所屬究實公若不聞邑丞虞德恙素昧以士民公論上府漕使陳公汶社之界以京削主管仙都

觀俄通判吉州端平改紀安晚當國甲午春有旨都堂
審察西山帥閩以機幕辟除將作簿兼帥司參議官公
迎魏國之官魏國自哭少師不出户者二紀矣西山知
公吏材高府事一委之平齋洪公遷西掖奏公自代安
晚曰中書眼高西山以户書名公援例求退詒以匠簿
供職公奉魏公還里踰月獨入京九月除宗正簿西山
喜曰方是本色公在麟寺南塘為卿游二公間以文字
相好歡甚西山薨乞假會葬不許乙未六月除樞密

院編修官兼權侍右郎官未幾鄭喬並相公輪對言服
天下莫若公今失之私鎮天下莫若重今失之輕陛下
因私天位遂德柄臣因德柄臣遂失君道非公也因私
天位遂疎同氣因疎同氣遂失家道非公也大臣憂讒
畏譏而有狼跋之嗟厭事避權而動魚羮之興非輕歟
或以匹夫橫議而改政或以走卒偶語而易令非輕歟
次篇言柄臣壞朝綱開邊釁兵驕楮賤貪饕僥倖之俗
不可回諸賢起而當之天人未應陛下遂疑君子而思

小人曾肇有言上意漸變臣思此語可為寒心願陛下

堅凝初意無使邪說揺正論則天下幸甚貼黄痛言苕

川之事出於迫脅向止議其罪不原其情近雖復其爵

未雪其冤皆時所難言也公於上前奏讀玉音所問隨

事敷陳或言陛下向待柄臣太重今待大臣太輕或言

更化之初奄嬖屛息近因軍卒小警此曹頗得進言陛

下若聽用之天下事去矣或言陛下聖心待濟王本不

如此只是臺諫給舍一等小人遂有後面一段施行當

治其罪以滌此謗繼絕一事他日國本既定決不容已或言向者權柄下移陛下欲除一吏不可今從官宰相皆自聖擢又言向者近臣惟真德秀魏了翁小臣惟蔣重珍陳塤敢與故相異論今人人得攻大臣議朝此更化美事又言考旌所招近稍稍引去蔣重珍既去洪咨夔又引疾如此則諸賢漸去別一副當人來矣上曰無人任事公言今日如人久病沉痼已深用君子如服參苓雖無近效猶有生全之理用小人如服烏喙一劑喪生

矣殿上下之人皆謂公小官初對音吐琅琅從容如許
廊廟器也疏出鶴山魏公果山游公實齋王公南塘平
齋時皆在朝擊節不已實齋因奏疏有曰蕪句之間嘉
謀迭進有益聖學蓋為公與杜立齋王臞軒發也狂酋
入寇朝議以元樞曾公建督曾辟竹湖李公與公參議
不果行丙申左府語泄有錫第表郎之傳鶴林舍人疑
其過已遂以吳昌裔疏罷御史舍人弟也主管玉局觀
尋除漳州教齋鄭公言於朝謂去非其罪丁酉改知袁

州有旨趣行公在郡一以崇風化肅紀綱訪故家禮名賢為先務因覓得衆郡以最聞殿中蔣御史公同舍郎也因火災倡邪説為學舍所詆知鐵菴方公前在諫垣言濟邸事太切天意不怡遂以公與鐵菴臞軒同疏皆嘗言故王者三公居同里既歸相與賦詠無虛日自以同傳為榮俄主雲臺觀文清李相當國擢公江西提舉改廣東提舉公不以入嶺為難道潮惠謁昌黎祠訪坡公舊迹庚子元日始至以嬰孺視嶺民以冰玉帥寮屬

歲計羡而商征寛民衷安之八月升漕文清婁史獨相
經理兩淮屯田敷耕牛於廣右公以事闗邊儲急為區
畫既應令而民不知異時表謝有曰每於吏民相告語
之間且言朝廷不得已之意指此以諷也識者誦味之
留粤兩年更攝帥船俸給例券皆却不受買田二百畆
以贍仕於南而以喪歸者南人刻石紀之辛丑令赴行
在奏事侍御史金淵謂公以清望自擬寢召命主管崇
禧觀癸卯元日除侍右郎官又以濮斗南疏罷仍舊崇

禧甲辰秋社與范同相除江東提刑一意訪求民瘼澤物洗冤劾廣信貪守黥南康黠胥皆有與援者公論稱快十一月除將作監未幾改直華文閣因任范日忌公託言歲旱民飢艱於擇代沮其入也范去游獨當國與參與柳齋屢以公薦丙申四月令赴行在奏事時方禱雨公雖治任而拯飢雪枉備極焦勞留至七月乞謁告省親不許道除太府少卿八月望入脩門二十三日面對三劄首言委任之失二其一嵩之以借助滅殘今為

戰以厚幣奉倖蓋為和以清野蹙國為守土者非長徒
尚智術豈堪倚仗若非天去其疾他日必貽朝廷之憂
其二曰昔者不擇其人而任之太專今也雖擇其人
而不授以柄但見調護使之勿言宣諭使之奉詔又言
謀謨之誤二其一曰大臣有翕受之量而無主宰之功
同列有不說之漸而無駮假之和易一邊閫淹久而後
決遣一儒帥迫趣而始行桑維翰一日易十節郭子儀
朝聞命夕就道視今何如也其二曰廟謨睽異邪黨揶

揄殆幾反戈以自攻不憂探穴之禍出劉摯主調停而幾禍族曾韓爭大柄而卒相京追思可畏也陛下雖有退小人之功而慮受思小人之謗臣聞桓温嗤誚王衍諸人自許豪傑而苻堅笑之語及謝安則以為江左偉人秦檜當言諸人但嘗啖飯覩吾致太平而烏珠將死乃以張浚尚存為憂安之握兵初不如温浚之挾權初不如檜而二國皆慢彼畏此今陛下託國將求如温如檜者乎抑求如安如浚者乎次言善類之合莫盛於本

朝言路之通莫盛於本朝祖宗以來甘其苦言養其直氣有立行其說者有久而思之者有始忤而終合者有自常調而處以清要者今陛下上法祖宗待羣臣至厚記憶所及收採不遺恐其間尚有迹遠而孤位卑而滯者其人昔尚盛年今已暮景願收之於霜降水涸之餘使善類常合言路常通其意葢以言故王者收召未盡也讀至迹遠位卑處上問為誰公曰從臣如王遂徐清叟方大琮庶僚如湯巾潘枋不幸已殁存者如黄自然

王邁自然近已向用餘人皆年事已高願陛下收錄之三言江東使事以恤貧民處流民為最急貼黄以親老求歸養玉音曰朕知卿文名有史學即肦錫第之命仍任責修纂公退見果山坐未定宸翰已至劉某文名久著史學尤精可特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少監令與尤焴同任史事庶累朝鉅典早獲成書次日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又三日御筆兼崇政殿說書公四辭錫第再辭史事晚講皆不許十月朔轉對言今日之

深憂莫如國本未建援引甚詳且曰臣謂此事在唐宣
宗後唐明宗孝宗於禁中也皆擇於未入之前定於既
入之後異其封爵别其名稱自幼至長自姪為子不待
建儲而人望已有所繫矣若朝取一人焉暮取一人焉
一出焉一入焉舉棋之勢未定當辟之冀浸廣非所以
重宗廟尊本統也于是有自内學退歸者故公及之孟
祀御筆時暫兼中書舍人同院庸齋趙公時行下三房
公以趙已除法從乞以上房易之奏上不許三學友朋

喜曰此真舍人也時史相未終喪以草上疏乞掛冠上批服闋除職予祠臺諫從𥳑交章詆之皆不付出十二月初九日御筆嵩之今已從吉守本官職致仕公奏曰嵩之有無父之罪四無君之罪七舊相致仕合有誥詞今臣行嵩之之詞未知為襃為貶若從其自乞則合用杜衍歐陽修之例何以示天下後世若為貶辭則不坐下罪名隶筆何所按據此秦宻禮所以必請髙宗御筆然後草秦檜罷制也上令丞相宣諭可作自陳行詞付下御前所

録嵩之奏狀令體此降制公又奏御筆有守本官職之文未知所守何職本官見封永國公合以本官見封階官帶永國公致仕十四日御筆史嵩之除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公又奏昨日進講側聆玉音已降除職指揮臣清旦待班東華門未知所除何職講退方聞臣竊見高宗朝前左相沈該落大觀文致仕孝宗朝左相葉顒以雷變罷不除職只守本官奉祠左相葉衡魏杞去位皆終身貲政今嵩之忠孝有虧所除職名乃與元勲重德

無異竊聞外廷之論皆咎臣不合奏審公議實可畏也
乞詳臣元奏寢罷嵩之職名只守永國公致仕容臣行
詞十六日中使宣諭史嵩之除職致仕卿已遵承又復
入奏可依已降批諭行詞公又奏詞臣命詞須合典故
嵩之若以階官永國公致仕則職在掖垣今除大觀文
則合宣鎖降制此乃學士院職事竊見紹興二十五年秦
熺特授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嘉國公致仕正與嵩之一
同係學士院降麻臣若侵官內制豈不貽笑天下是日

王倫復宣諭嵩之除職既係學士院降麻卿可一面書
行公奏云連日案牘聖聰未敢重陳容臣於經筵審取
聖旨十七日與給事趙無憤舍人趙庸齋同上繳奏十
八日上又命謝瀆山諭旨公遂丐祠不允二十二日
御筆嵩之依所乞守金紫光禄大夫永國公致仕除職
指揮更不施行游相東公云諸賢盡力回天聖主舍己
從人書之簡冊有光多矣便可書行命詞公為此制有
曰我聞在昔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人謂斯何豈天下有

無父之國耒上二十四日殿中侍御史章琰疏罷猶以奏箚為罪安晚時在湖濱冒雪祖餞以鄒道鄉事相勉公在省八十日草七十制學士大夫爭相傳寫以為前無古人丁未二月除直寶文閣知漳州時有仲氏工部之戚公以太夫人年高力辭安晚再相除直龍圖閣主明道宫戊申元日除宗正少卿公又苦辭余時備數編修官袖公手書以白五月依舊職知漳州公以戍期遠方拜命是月又除秘閣修撰福建提刑欲公便養也公

又辭不允九月朔即家建臺公方申嚴使事訪疾苦扶
善良以哀矜讞獄以孤遠拔士甫及月丁魏國憂哀慕毀
瘠三年如一日庚戌十一月除秘書監公以禫制未終
辭辛亥春有旨趣行四月到闕兼太常少卿直學士院對
劄二首言端平變局侔於元祐今陛下登庸舊弼丕意
至寧而人謂端平之政改矣端平之心亦改矣次言朝
廷之士議君上者或以掖庭或以戚畹或以聚歛議大
臣者或指除授或指賓客或指子弟道路之傳皆曰君

相猒之臣以為不然惟聖主可以責善惟賢相可以責備其意甚忠其辭甚婉五義之諫諷居其一不知公者或以為訐貼黄乃以建儲為請曰臣於端平乙未以樞掾對嘗啓其端丙午孟冬以少蓬對又嘗言之越三日孟祀即有貴州刺史之命臣既去國今五六年節旄雖建王爵雖疏名號未正聖意未白願陛下早圖之上皆嘉納公退見及相乞召潘凱吳遂二人皆忤相國者大咈相意語諸客曰千辛萬苦喚得來又向那邊去然公

本無心外庭之訝相國之忤皆悞矣五月兼崇政殿説書六月兼史館同修撰時事多内出公言祖宗盛時内降絶少間有一二有論列者有繳駁者有執奏者誨純仁寧謫而不以濮議為是必大茂良寧去而不與兩知閤並立衍寧罷而不肯求容權貴之門今中外除授間有不由大臣啟擬者求者予者奉行者習以為常但日依廢臣竊為陛下君臣惜之又言衍之所以能卻内降者當公僅三數月而已蓋小臣能以去就為輕雖大事可

論大臣能以去就為輕則内降可執横恩可寢其語頗諷當國於是愈落落矣公已决意賦歸而上眷甚隆相亦勉諭凡六上祠請再乞挂冠皆不許公亦以禮官逼禋祀未敢數瀆十月除起居舍人閏月兼侍講公雖遷延數月未能决去而前後進言愈切史宇之除工侍公不草答詔曰宇之一未更事少年使之從上雍非覦俊尊上帝之誼臣前攝詞垣未行嵩之之詞不樂臣者已横加誣衊今若秉筆褒宇之之美人謂臣何京尹規謀

小利京民苦之公言昔之理財者摧抑富商之盜利權者
逐什一養口體者不問也削弱豪家之侵細民者營升
斗育妻子者不問也漢算緡錢下逮末作唐為宫市白
奪樵夫今何異此時江浙名藩多付戚畹公言擇守不
過兩塗一曰才望二曰資格今稺齒登鵷孱弱冠佩虎
符昔人以四十專城為榮今不待四十矣凡向者近省
均佚名流補外之地今皆以處若人百姓何賴焉山相
經營復出事有萌芽公直前奏曰陛下曩語羣臣以為

其人決不復用令都人競傳曰落致仕矣建督府矣又曰某人嘗以御槧示人矣又曰陛下戒其勿修怨矣臣知陛下萬無此事設或有之此誤不小向使疇昔在朝終始不廢偃月之禍不過及士大夫今以將國之富震主之威繆為恭順陰懷怨毒外豈可付以寸鐵內豈可假以寸權秦檜再相未嘗不牢籠李光胡寅久則當世名臣舉族貶竄闔門廢錮上而至尊亦有靴中匕首之防此陛下商鑒也敵主新亡或傳北運以哀荆狃一勝蜀

謀再舉公言趙范欲圖唐鄧唐鄧不可得而襄陽先失安隨郢復均房皆為丘墟趙彥呐欲圖秦鞏秦鞏不可得而劒閬不守五十四州遂成蕩覆豈非外重而不能禦内虚而無以守臣謂江陵固然後可以援襄樊重慶實然後可以圖漢中范與彥呐前事可鑒也言雖峻切上獨優容察官鄭發若不相樂是月十九日疏入公方進講王音曰卿與鄭發無他否既退疏不下御筆除職予郡道聞安晚薨旅哭甚哀曰吾不忘知已之舊謝呉

並相壬子正月除右文殿修撰知建寧府二月兼福建運副鄭憤前疏不行再論褫職寢新命六月依舊職提舉明道宫公優游里閈作為新居揭宸翰所賜榜菴後村二扁日與賓客觴詠其間曰吾得此足矣寶祐丙辰矩堂董相欲以治使處公丁大全沮於上前曰劉某恃才傲物遂有正言卲澤之疏實丁意也仍奉明道祠景定庚申師相魏公還朝公方奏疏引年除起居郎再辭不許九月兼權中書舍人公猶在道十一月朔面對首

劉言凶相弄權以富彊自詭輔聖君而行霸政為天下宰而設騙局人曰相非相馹也政事堂非政事堂龍斷也傳者嘆其形容之工末言國以危懼存以供樂亡其警告者甚切曰陛下必持勝必慮危已寵者毋至量移已斥者毋復親近大臣必弼違必格非士大夫毋以清談廢務毋以浮文妨要人以為藥石之言次言貪吏可懲奚問名勝贓罪狼籍而曰為賢者諱春秋書法八議舊典恐不如是其意有所指也閲者是之讀畢以老蒙

收召謝玉音曰知卿愛君憂國至老不衰所以欲得相
見除擢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立螭纔三
日爾十二月兼史館同修撰初上過東宮見公書肆所
傳文集喜之未除兵侍前一日中使傳宣諭曰卿居閒
日久著述必多可録本進呈公辭以容臣繕寫俄有旨
再索公辭以史事猥冗未及點對越數日以古賦古律
詩記叙題跋詩話共二十六卷奏進皆辛亥以後所作
也翌日中使以宸翰御制賜公曰卿風姿沉邃天韻崇

欲今觀所進近作賦典麗而詩清新記賻贍而序簡古片言隻字据經按史謂非有裨於緝熙顧問可乎先儒有言學富醇儒雅辭華哲匠能非卿不足以語此真儒臣希濶之遇也辛酉正月將降科舉詔公以非科第辭同院進藁不稱旨命廟堂改屬曰非劉某不可三月兼侍講四月以病辭西掖詔從之俄除兵部侍郎八月再兼中書是歲乞引年者再九月屬文翁除沿江制閫公不待黄至與給事徐公繳奏西時黄至又奏是夕一更

御筆至逼趣書行公又繳奏其言甚苦命遂寢壬戌三
月除權工部尚書陞兼侍讀李柱除察公力排之柱已
入臺次日疏出全臺待罪朝紳皆謂與尖軒疇昔繳謝
某同今上在東宫亦語宫端徐公曰劉中書此舉甚髙
公雖身兼兩制詞命填委寒暑無間坐至四鼓而一念
之忠言無不盡故淫雨有疏大水有疏和糴之害有疏
拯飢有疏猶有五管見焉其言剴切允當帝心至如大
全既死則曰李石責北司有言李訓固可罪因何人以

進乞斥其內詗與主者指當時貴璫也漣海歸順邊患
浸紓公言禁中排當太宻湖山丹艧浸盛願毋忘透渡
時江桂二閫宻圖起廢公言史以怯愞邀功李以閉城
縱冦罰未當罪其可牽復乎或言簿録姦贓之財圩田
御庄之入合以助糴本補和糴此陸贄散小儲成大儲
捐小寶固大寶之説或言右選勑牒冗濫補授多稽考
難戰士捐軀得賞而補授帖牒死歸他人蠧國無端何
以示勸每奏多則萬言少亦數千人皆美公之忠純而

服公之整暇八月再乞納禄御批曰覽卿來奏求退甚勇詞𢀖經幄方資文儒輸情甚真難奪雅志特除寶章閣學士知建寧權文昌得真學士異恩也御賜玉柄寶箑宸製五言書其上以金纈香茶侑之竹湖以後未有也師相亦賦詩贈行從橐飲别道山堂分賦御製詩韻時人比之二䟽公既還里優游觴詠甲子秋以目青謝事除焕章閣學士守本官致仕其年先帝棄羣臣公哭臨哀慟丁卯右目亦苦赤障遺身自樂處之裕如也四

年五月令上念先朝遺老御筆劉某謝事先朝年德俱高特除龍圖閣學士仍舊致仕人謂嗣聖將起公矣公早受知忠肅貫公辨章尤相親敬古公碧梧二揆皆公文字友而天不慭遺國嗟殄瘁嗚呼惜哉公娶王融林氏贈淑人寶章國博之女先公卒四十二年子三人强甫朝奉郎三省架閣添差福州通判明甫奉議郎卭武軍通判山甫承奉郎監嶺口鹽倉女一人適正獻福公之孫故通直郎惠安知縣陳琰孫男八人沂登仕郎淇洙

將以京選二澤分奏澈履漢錦絢尚幼孫女五人已嫁者承奉郎監嶺口鹽倉方廣翁修職郎浦城主簿方公權餘未笄是年十二月十九日諸孫奉公之柩葬城北徐潭之原公負間世之才問學所積源流三世公探索涵泳又深造而自得之無書不讀發以詩文持論尚氣節下筆關倫教一篇一詠脫槀爭傳初年即見知於諸老溫陵竹隱傳公知晦翁謚議乃公所筆寄聲願納交趣召道肯造公之廬覽公近作曰疊疊逼人屢以疏薦

潔齋在豫章得公代郡家賀正表喜曰酷似李雲龕勉

公加意南塘為西宗得公諸作於北山甚奇之或問北

山潛夫諸作如何北山曰不患不好只患忒好公歸自

桂林迂道見南塘於三山讀公南嶽藁稱賞不已自此

遂為文字交水心評公詩曰當是建大將旗鼓者西山

知公尤至端平初貽書廟堂曰當今詞人惟趙某劉某

謂南塘也乙未夢奠于京門人諸賢俱在獨以遺表屬

公果山得公雜詠二百首手之不置曰一章雖十字皆

史斷也辨章師相尤奇公之文每得公所作必令吏録之自西山諸老既没獨歸然為大宗工四方大紀述皆歸後村氏銘叙先世勲徳以不得公文為恥公嘗笑曰吾賣文以資老者也公見地既高而學有定力窮達得喪是非毀譽寄之歌詠一付嬉笑梅花數聯以詩得謗也而畧不以為悔巴陵一疏以言獲譴也而不自以為高前後四立朝共不盈五考非無蚍蜉之撼含沙之射而未嘗恨其人既有邱明子夏之疾黑白如故往來交

際飲笑自如每曰某親某友年皆後我木已拱矣老我

於今皆剩底歲月自營竁室乃徐先輩故居結廬其間

佳客過從時與同宿有以青囊術見者豈無異議但笑

以視之非達乎公吏事素長自領邑建陽最聲已著為

麾為節剖决如神處事件件有方畧在番司臬獄案千

紙一覽盡得其要而行之以恕息菴湯公嘗語余甚嘆

服之安晚亦曰潛夫真材吏為文名所勝故人不盡知

之雖中間與晚少忤而追思痛悼時見吟篇暮年狀其

行事幾萬餘言每語人曰安晚實知我公嘗以成集屬余序之諸作皆高律詩尤精絶李唐諸子所不及至於駢語雖祖半山曲阜而隱顯融化鍵與沉表制之外諸啟尤妙自成一家他人或相倣傚神氣索矣甲子以來又為渾深簡到之語嘗語余曰吾四六又一變公有前後續新四集已行於世其在新集者半出於目青之後口誦成篇子姪筆受鎔椵諸書字字嚴密無一篇不可垂訓非徒詩也其於當世交游先後輩皆名流傑士姓

字班班見集中不可悉數余屢擯於是去公所居差近每一篇成即以見寄時有商搉以余為知言疾革既默諸子問以遺奏屬僕如何公瞠目頷之奏上君相嗟惜贈銀青光禄大夫與致仕遺表恩澤將謀請謚諸孫俾余狀其事欲上之太史碑銘墓表則屬之東澗湯公陽巖洪公擇齋徐公皆平生客友亦遺命也謹狀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三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四

宋 林希逸 撰

行狀

工部侍郎寶章閣待制林公行狀

曾祖幹不仕祖采贈修職郎父麟贈朝請郎

母余氏贈恭人繼李氏贈恭人

景定三年正月上以虹節下周尊黄耇漢事三老之詔

除公寳章閣待制仍舊祠同命者三人皆耆年不可致特旌異之也公於是時先上章告老矣命未至而公卒聞者皆曰公擯於時十載今政琴改調四方名勝收拾褒顯殆盡典刑遺老雖遠不忘使公少留君相之意豈如是而已惜哉公諱彬之字元質姓林氏先世名三山石井國初徙莆自游洋遷郡城左則中興後也少與王臞軒方鐵菴齊名中興百年言詞賦者以莆為首而公尤表表其間端平乙未以詞賦第二人擢第時西山真

先生典舉深用稱賞以為得人分教惠陽南方士子翕然宗之再調福建常平幹官爭摧鹽新議上帥漕數千言慷慨條析痛言其害至有黄巾必擾於山孫恩必擾於海之語聞者凜然議隨寢甲辰謁選校文别所除書庫官遷武學諭通判福州兼西外丞時安晚鄭公當國知公為西山許予甚鄉之戊申以國簿召九月為明禋舉冊官十月除監察御史閩人曰是能與諸司爭鹽議者必為真御史也上以老成重厚用公公亦感激知遇

不以沽激要虚名誓殫忠愛以報首疏論天命人才民心其言關國大體次言括田之害曰利之一字自古為人主心術之蠧决擇不可不明取舍不可不審開阡之利惑孝公而害秦鹽鐵之利蠱武帝而害漢德宗以裴延齡為度支憲宗以皇甫鎛主財計而害唐此明鑒也今世理財固為急著然興利於利源既竭之後立法於法意已盡之餘非集衆思參公論不可今以一樞臣主之彼生長富貴之家翼以要功黷貨私人臣恐利未興

而害滋大時短史之勢方張公獨不顧上嘉納之又言皇祐五年仁宗春秋四十四太常博士張述請立皇嗣已有社稷未有所托之言今陛下春秋過於仁宗皇祐時決大議立大本容可緩耶又言彌遠用鄭損棄關而基蜀漢之禍寓之招北兵入城而兆樊襄之變以數百年生聚之地淪為鬼魅化為榛莽陛下豈可忘襄蜀淪覆之恨而不加念乎兩淮百姓家室流離延息沙洲逃死不暇主兵之臣但曰我步彼騎難與爭鋒列竈連營

畏敵如虎而以閉門自守為上策於是數千里蕭條數十城孤立運米江浙以餉糧坐之兵竭財大農以守不耕之野徒曰敵哨雖來空無所得糧盡自去可以苟安豈不中其減水困魚之計陛下猶徒恃清野而不改圖乎人皆以為至論已酉春又言雷雪大作寒如深冬積潦重陰彌月不已此非小變也臣以天意觀之必有召怨於民者蓋和糴變為敷糴民已不堪而州縣有糴發運有糴總所有糴帥有糴分頭應辦煩擾百出此科抑

之名怨一也大農告匱通財無策乃行征榷之政或隨戶搉鹽或增稅取羨有絲粟之利則官攘之有升斗之贏則官征之此榷法之名怨二也近親之田不問權門之田不問乃以民戶世守之業指為官物以耕種不可施之地勒令輸租抑米於茫茫之水指稾於空空之屋議臣曰區畫已定圖籍可成橫奪虛張為欺為暴此括田之名怨三也民怨釋則天意回矣四月朔日食公又言扶陽抑陰三事首曰今日未嘗不用君子而君子之

勢未固未嘗不去小人而小人之根尚蟠王曾張知白
雖在朝而丁謂方圖覆出呂大防范純仁雖共政而楊
畏挾詐方深恐妖鬼孽狐乘昏嗥嘯姦謀逆計必累陽
明此天之所以示變也其意指山相云庚戌遷左司諫
中冬有雷公又言易之洊雷震為長子主器之義彖亦
曰守宗廟以為祭主乃者一陽方復内卦為震而有雷
聲之異天其以此警陛下為國本計乎昔范鎮嘗告仁
祖曰陛下許臣三年矣乞行前奏今臣分察之初首陳

皇嗣當建聖度如天曲賜容納今且兩年資善雖建益
國雖封而錫名之典尚爾悠悠宜臣不能已於言也上
曰朕志已定公退而自喜曰宗社之福也竟不以語人
辛亥九月將有事明堂時有密薦淳祐權臣者公力以
扶道凝定力為請其言曰自景祐慶歴至於至和嘉祐
有以朋黨之論撼君子者有以好名之説排正論者女
童習書以誣介弼内侍密䟽以譏修襄賴仁祖堅定不
揺一球既去遂不復來而文富歐韓始終任遇所以四

十餘年如一日也元祐之事則有可悔者矣陛下臨御以來實紹權臣嘗以私意壞吾之紀綱端平更化始從而培植之淳祐柄臣又以私意盜吾之權寵甲辰更化始從而董正之今邪徑欲絶而不能限來者之多户庭欲峻而不能勝求者之巧某遷某職不曰當遷而疑以媢寵計行某入某闕不曰合入而謂其通神力勝名都藩府如券取償窽官好爵惟意所欲富貴之柄人主所操也而使嗜進亡恥之人可以博取幾於倒持矣公道

之脈定力不足扶之乃有泯滅嬖常慚負戴履之人朶頤羊鼎伺隙以投竊步翳行布置愈密臣恐邢揚之弄奸京檜之貽禍復見於今日讀疏未畢上曰嵩之斷不復用公又退而喜曰宗社之福也定國本抑權姦當時以二事為大樞紐聖意要終不可摇公於此有功多矣壬子除殿中侍御史心思目前擅利病民莫甚於京尹而無敢言者遂以第一義力攻之其言曰今之戶部先朝三司使也陳恕定茶法則以中等為可行不探利以病

民也張方平論鹽法則以再榷為不可欲弛禁以惠民也今醯醬薪炭斡取不遺田野市朝怨怒日積攘漕司酒課而京畿之漕莫能支斡倅聽牙契而天下之倅不可為括鹽之法密則處處有場榷酤之禁苛則在在有庫甚至旁侵禮部之權下行司農之事禁嚴之地分置私人九重意向内庭動息無不知者長此安窮其言甚切疏入令家人束裝俟命上俾訥齋程公諭公程公辭曰臣嘗與之同臺知其必以死諍尹既除紹興都人莫

不稱快而疏猶未出公又入奏即以臺牒趣之上疑非舊典遂有今後不許用臺牒之命預參徐公乃援端平生逐袁韶之例以告上意始解卒行其言乃以余天任攝事公因講次又言天任非才密以裕齋馬公為薦上首肯再三俄而余晦尹京以私意仇諸生激怒右庠之士上下紛紛公率同列以奏曰小司成蔡抗既去諸學官亦求去三學士人又捲堂而去陛下何惜一晦而使紛紜至此如士心何如國體何晦遂罷未幾呉子明除

大理丞公言子明本一庸人以恩澤補右選既換文資守郡未及考又除朝職班列之臣恥與噲伍上遣中臣宣諭以元奏付還公又言陳舜封以科第進及為大理評事太宗聞其父為伶人以宰相不能澄汰流品改授殿直此陛下家法何愛於子明宣諭至再曰當從卿請勿使趨班俟假及期却令丐外可易元奏以進公曰臣積忱未至無以感動聖心臣之罪也疏如可易是自虧臣職自辱臺綱必孤陛下所以用臣之意臣不敢奉詔公

既屢忤旨自分必斥十月除工部侍郎公徑出關上累
遣中人諭公公求去益力上又命右司李公諭旨勉留
公始就職內引力陳知足知止之請玉音曰從班無人
卿未可去同修撰國史實録兼權侍左侍郎為殿廬詳
定官及晦入蜀公又直前言宣諭使非其人公素與時
相謝讀山議論不合晦謝所主也至是愈落落矣遂力
丐外以集撰知婺州婺人迎境上公徑歸五上免牘提
舉太平興國宫乙卯除知寧國府公又辭左相訥齋以

書勉公一出丙辰六月至郡蠲旱租減酒課嚴府第私酤折强宗幹僕事有毫縷便民切切行之以呉衍疏罷領事凡五月不私支一孔一繖邦人服其清儉次年復職予祠令丞相還朝益加器重而公以老無意於世矣郊禋奏補吏以正郎權從必隅郊特與奏行人知傳相所以眷公者公謙厚人也平居與人言惟恐毫末傷其意至居言責獨有孜孜當世之心在臺五年奏疏傳落人間不少雖不以直求譽而多言人所難言其詳有圖

山家集姑摭其關繫之大者著之又如迎逢獻羡時習
方酣公乃以孝宗懲進獻邀賞之臣令户部刷上供舊
欠獨行按劾為奏且曰希進之寵濫及盜臣括利之名
累及人主而使四方受横征之害於國何利哉新寺之
役衆諍莫回公乃以韓魏公諫大悲殿蔡端明諫開寶
塔為奏且曰邉境多虞國力已困何不留此費積此財
以為練兵遣間繕甲治械之用是又因進故事而言者
人或未之知也公賦性純慤事繼母李恭人以孝稱自

少至老日不廢書甘於清貧先廬僅數丈晚聚所得禄賜僅葺數椽故居有囿山樓因以自號歲晚食祠廩者三獨處蕭然不過蒼頭數輩飡不重味身無鮮衣所趣極枯淡嘗曰吾之始生外祖夢有髙軒入其門左右呼曰林侍郎吾止矣得閒自喜易簀夷然公與臞軒同生於甲辰以文字相好臞軒之文英囿山之文粹筆力異而臭味同白頭如一日臞軒試玉堂而公始第囿山登臺省而臞軒没公之没後臞軒十四年實辛酉十二月

二十六日享年七十有八積階朝散大夫贈中大夫其綸言有曰殿作前賦膽炙一時袖中彈文岕岕千載持槖方隆於主眷請麾力避於相嗔人曰盡公始終之美此後村劉公所草也娶方氏繼葉氏先公卒並贈恭人以景定三年十二月初九日辛酉合窆城西之原子孫若干余因臞軒納交於公既以乙未同進相與三十年每見握手吐肺肝知公心事為甚悉聞公之逝哭之數日述公言行以傳信來者余之願也辭雖不工字字皆

實録後村之密友即許為銘焘也欲藉此以請余固於
公有不愸之悲又幸公有不朽之記矣

湖南提舉宫講太史禮部李公行狀

曾祖德暉從事郎南恩州陽江令祖永年贈承
事郎父宗之奉議郎通判卭武軍贈中大夫
公諱丑父字艮翁先世會稽人唐天寶末與隱君秦系
俱避地温陵徙居於莆六世祖思也丞相正獻陳公於
度支郎建州守事狀言之度支諱德昭陽江於度支為

弟政和名進士世守詩書至邵武以文名其鄉未第時授徒城北執經者歲數百人諸史百家口答疑問人曰伯可書厨也公幼而頴悟讀書迎刃解出語輒驚人既授室獨寢夜誦達旦母趙令人每勸止之猶篝燈坐帳內學成以文游諸公間後村劉公臞軒王公鐵菴方公甚奇其才年四十一始拔鄉解明年擢第端平初改紀典舉異常時西山真公平齋洪公兩實齋蔣公王公實妙一世之選同院皆名人無輕許予西山得公詞賦擊

節稱賞叅詳意一徐公得公第二場喜曰為國得人于時名重一榜鐵菴語人曰伯可昔以論名艮翁不忝矣調邵武戶曹家食五載始至捐俸復廨舍太守嘉其意助成之漕使項公寅孫雅知名檄致幕下公屢辭不許憲康公植倉趙公綸爭薦之建守王公實齋座主也俾子弟就師焉項移蕪帥與公偕來丁令人憂服除久未調選後村鐵菴皆以書趣之京尹節齋趙公初以筦庫辟既見曰是不足為艮翁浼改辟節制司準遣安晚鄭

丞相與語喜甚曰其於莆得潛夫實之德潤今又得兄可謂緣熟除刑工架閣庚戌省試檢點官選太學正沂王府教授安晚意鄉公為門下諸客所忌公又時以所聞忠告相雖喜而諸客不樂以臺疏罷添差幹辦淮浙發運司分職京口今平章時制兩淮以學問深醇文采鉅麗薦考舉應格改宣教郎添差通判福州公嘗攝郡廣文士聞其來皆喜綉使康公多以奇書難義詰寮寀獨公應答如流遂以貳車領學事聲譽熾然再倅建安

攝府事一毫無所私繼守庸齋趙公以學問切磋相得歡甚秩滿除太學博士歸謁諸瑩夷猶十閱月劄以學官不可久虛趣行丁巳冬抵京遷諸王宮教授先是圓山林公在臺丁方營進以公豸同鄉同年屢求轉囑公應且憎丁以為憾既當軸已落落不合公以其怪繆百出議論多譏之千峰陳公忤丁去國無敢餞者公獨留江滸越宿丁客沈翥誦公私闈發策曰吾當北面公聞而笑曰吾文豈願此曹稱佳丁與翥愈忍俾言者劾去

既歸曰吾師淵明矣買草堂西隙地即亭山也因以自
號景定庚申善類一泰予祠崇禧隨以大府丞台道中
遷秘書郎校文公闈竣事去國添差淮東制參應李公
異待之滿歲除著作佐郎景獻府教府癸亥春遷著作
郎權禮部郎官適大璫董宋臣差講所承受公與同寮
力拒之命遂寢九月以班對公曰吾兩登朝皆不及玉
階而去今不盡言是自負也齋戒沐浴草兩疏首言苛
征戚畹黷貨聽言四事且曰本末備體統該綱紀張政

事舉此堯舜禹湯文武植立中國盛際陛下承帝王正統當以中原盛際為法四弊不除將為世運升降之會辭不逼切而關涉大憂慮深知言者是之次言競侈二習曰游士競邊功借補競求攝添教正教競於郡土著游學競於京天下之官冗矣而吏銓大小使臣諸閫都副鈐轄斗量車載皆競之效也娼優后飾輿皁玉食漿酒藿肉窶夫如董賢之雙珠被晶盤里婦有秦虢之貴風俗頽弊浙中為甚過於朱某告先朝時皆侈之積也

二習不去長此安窮穆陵嘉納之甲子春請外提舉湖
南常平義倉常時戶絕之爭產多沒入公務存繼之曰
毋使其家有若敖之餒決嫠婦久訟不以勢奪條社倉
舊規虛額必足桂陽豪民龔某乘敵禍屠王媼家八口
究訴久遏公巡歷立決之人以為神明屬西全寶慶兩
守貪虐怙勢脅制諸臺公謀劾之機泄為所擠乙丑以
臺疏去公笑指其足曰是間有鬼吾歸休矣廟堂憐其
非罪畀崇禧祠咸淳丁卯五月某日以疾卒享年七十

四積階至朝散大夫四以進書邸講轉郊恩元士命下不及見矣公温良和易胷次灑然與人無新故一語必用情見者皆曰德人德人少游竹隱傅公之門傅李雲龕自出也詩文四六各有法度公頗似之每味南豐諸作曰吾所由入者其文温潤含蓄削去穠華其詩清婉而有味儷語極清新所居與後村為隣賡酬無虛日晚歲傳藁尤富後村素以文字官期之初擢第意未厭儆一室西湖修宏博之業寒暑不解衣未幾曰可以

應令矣戊戌中程喬孔山重於取放格不下交游曰艮翁不由此科不為兩制乎及在東淮後村為詞臣奏公自代既歸儀曹人曰筆生華矣豈料文章竟不得力遂為劉賔客乎家素清貧雖稍沾禄賜僅僅自給而析其半為義廪與弟姪共之聞者以為難歿之日自處夷然後村往候之舉手為别而瞑有文若干卷未編次藏于家初娶林氏先公卒三十年贈恭人繼室以其娣封恭人先後皆賢善居室公頼以自佚終身守書卷家之有

無不問也子二人長濟孫登壬戌第迪功郎主六安簿次勤孫迪功郎安豐尉孫一人將以遺澤奏女四人鄉貢進士方之巽林公晉何應采太學待省進士吳澧其壻也將以其年十有一月二十五日葬爐峰之陽仙溪東其孫囑余狀其事曰後村翁許為銘矣余於公為同升相與最篤密間留溪上共榻而寢語至忘白及與余迭為表郎頗以自喜余南歸公出使書問不少間乙丑余留徐潭公載酒一再又與後村同餞宿古裳三日賦

詩飲酒樂甚豈知四十年筆硯之交竟訣於此集嗚呼
傷哉握筆抆淚未能詳公之美姑識其本末云爾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翟灝

欽定四庫全書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五

宋 林希逸 撰

學記

太玄精語

子雲作太玄以擬易昔人以為僭惟韓退之屢稱之至我朝康節司馬老泉却喜其書康節用其數老泉論其旨司馬公為之註獨東坡乃謂以艱深之辭文淺近之

說此語固佳但子雲之辭雖非易比然亦豈易能哉潛虛未必出於溫公其辭亦可觀視太玄則逈異矣太玄有古意潛虛出似後世文字今取其語之精者表而出之亦畧為解釋使讀者易曉庶有意於古書者不以玻老一言而忽之也

中 準中孚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

在歷為冬至黃宮土中也信者萬物之生意猶今曰花信曰春消息也陽復物將生消息皆在地中矣

次二神戰於玄其陳陰陽測曰神戰於玄善惡幷也

玄者心也神者心之用也擇乎理欲之間而比心未定互有消長猶兩陣之交戰也

次六月闕其摶不如開明於西測曰月闕有摶賤始退也賤一作明不如賤字佳

開明者初三四其明在西方一鈎一弓十五之後其圓漸缺雖其明尚多其勢退矣比與其進不與其止之意賤者不與也

次八黄不黄覆秋常測曰黄不黄失中德也

秋氣肅殺萬物覆敗常數之必然也黄中也為德不中則必至覆敗猶常歲之秋必肅殺萬物也

周準復

次二植中樞周無隅測曰植中樞立督慮也

莊子曰樞得其環中即植中樞也植立也立於中而能運故曰植中樞周環而無方隅言不可定也衣之背縫曰督督中慮思也立中於心故曰立督慮也

磧準也　磧難也

次二黄不純屈於根測曰黄不純失中適也

黄中也立中道於此則萬善由之而生爲中不純則善根屈絶矣何以適中乎

閑準也

次三闗無鍵舍金管測曰闗無鍵盜入門也

舍註音捨今音釋鍵鎖牡也管所以出入鍵者也闗門而無鍵雖有鎖管亦開釋矣言失防閑之道也

次六閑黄垁席金笫測曰閑黄垁以德固也

垁古雉字城也笫床簀也閑以金城藉以金簀人之自防如此喻有德以自固也

少 準謙

次八貧不貧人莫之振測曰貧不貧何足敬也

居貧而不為貧之計是以虛為盈者人誰振貸之喻當謙而不謙者

上九密雨溟沐潤於枯瀆三日射谷測曰密雨射谷謙

之靜也

枯瀆難潤但有三日小雨則有射谷之鮒矣言譙久必益也

戾準睽

乖戾也

次五東南射兕西北其矢測曰東南射兕不得其首也

兕在東南矢射西北事相違戾何由有功

上九倉靈之雎不同宿而離失則歲之功乖測曰倉靈之雎失作敗也

倉靈木星也其配為太白金星也金木相配而不可以同二十八宿之度太白在南木星在北名曰牝牡歲則大稔金木合為白衣之會歳大水言事有相戾而吉者離麗也作為也失則為敗也

干準干進之意升

次三箝鍵挈挈匪貞測曰箝鍵挈挈干禄回也

鬼谷子有内鍵飛箝篇挈挈急切貌以術干說欲求爵禄非正道也箝鍵用術以箝束鍵固之即縱横之

術也䄅渠掩切回不正也

次七何戟解解遘測曰何戟解解不容道也

何與荷同擔荷戈戟而行解解然必與物相遇言相抵觸也行道之間必不見容言小人以非道而行多抵觸也解解惹絆之意胡買切

次八赤舌燒城吐水于缾測曰赤舌吐水君子以解祟也

以赤舌而燒城口中出火也又能吐水於缾變幻之

術能為吾祟必有以解之赤舌吐水譊賊之蹁柳子厚有此賦

狩_臨_準 狩音踈義同進也大也

次六獨狩逝逝利小不利大測曰獨狩逝逝不可大事也

逝逝猶去去也獨進而自行可以小事不可以大事言無助也

次八蚤虱之狩厲測曰蚤虱之狩不足賴也

疏附之小人如蚤虱然只以自取危厲而已不足頼恃也

羨準臨　羨餘也猶壁羨以起度之羨

上九車軸抈其衡相四馬就括高人吐血測曰軸抈吐血終不可悔也

抈音月折也括結也車將行而軸與衡俱抈四馬又有縶結車上之高人必墜而有傷至於吐血也言非道求贏餘反以取禍

童 準蒙

次七脩侏侏比于朱儒測曰侏侏之脩無可為也

脩長也侏侏長大之貌朱儒短小也年長而有童心不足有為也

上九童麋觸犀灰其首測曰童麋觸犀還自累也

以小麋而觸犀牛自碎其角不量力也灰麋碎也

增 準益

次三木以止漸增測曰木止漸增不可益也

木雖止而其長有漸誰得而抑遏之益掩也進學曰

益之喻也

次五澤庳其容衆潤攸同測曰澤庳其容謙虛大也

澤在下而諸水自歸之謙以得益之喻也

銳 漸準

初一蟹之郭索後蚓黃泉測曰蟹之郭索心不一也

蚓食黃泉而心一蟹多足而躁反不如之荀子勸學

篇已有此喻

達準泰陽氣枝枚條出物莫不達

自枝別者為枚自枚別者為條言陽氣既達枝枚條皆生也一樹之間枝為大枚為小條又小者言氣自下而上大而小也

初一中冥獨達迵迵不屈測曰中冥獨達內曉無方也

迵與洞同中心達而無窒礙也

次四小利小達大迷扁扁不救測曰小達大迷獨曉隅方也扁必沔切

扁狭也見小而失大不能自救其失也所獨者止偶一方所以小也

次八迷目達腹測曰迷目達腹外惑其内也

次二曰迷腹達目言内惑而外察也此曰迷目達腹言内明而外惑也内外俱明則善矣

交泰準

初一冥交於神齊不以其貞測曰冥交不貞懷非含慝也

交於神明祭祀也雖齋而其内心不正非事神明之道心既懐非則内慙矣

次五交於鸚猩不獲其榮測曰交於鸚猩鳥獸同方也

鸚鵡猩猩雖能言非人類也言交於非人秪以自辱也

次六大圈閎閎小圈交之我有靈殽與爾殽之測曰大小之交待賢煥光也

圈求晩切豢養之所也以我大養之地而交其小養

者即頤卦大烹養賢之意大養猶大畜也以我之靈殽與爾共食之言與賢者共天禄也殽合作餚餚美食也

次七交於鳥鼠費其資黍測曰交於鳥鼠徒費也

所養非類徒費無益也與鸜鴝同意

耎需準與軟同柔弱之義

次五黄菌不誕俟于慶雲測曰黄菌不誕俟逑偶也

逑一作执古仇字也音执匹耦也黄菌靈芝也芝之待

慶雲而後生需其類也

傒準需

次六傒福貞貞測曰傒福貞貞正可服也

次七傒禍介介凶人之郵測曰傒禍介介與禍期也

介介邪僻之貌傒福傒禍即積善積惡餘殃餘慶之意

次四詘其角直其足維以傒穀測曰詘角直足不伎刺也

伎與忮同音至剌郎達切剌狠戾也詘角不觸初也
直足行以正也以此待禄必可得也穀禄也
次八不禍福傒天活我測曰禍不禍非厥訧也
無取禍之尤而不幸得禍少待其定天必活我訧與
尤同即雖在縲絏而非其罪之意
上九傒尫尫天撲之顙測曰傒尫之撲終不可治也
尫者病人仰而向天顙額也言惡人為天所棄何所
仰望亦徒傒也

從準隨

初一日幽嬪之月冥隨之基測曰日嬪月隨臣應基也

日於幽隱之時而求其婦月於冥晦之時而隨從之言合朔之始也基始也言君臣相得於隱微之中即遇主於巷之意

次四鳴從不臧

鳴從巧言以求合也雖得其從終不善也

次七拂其惡從其淑雄黄食肉

言去惡從善猶藥用雄黃可去惡肉而生新肉也拂除也

進 準晉

初一冥進否作退母測曰冥進否邪作退也

夫道而進其終必否則今日之進所以生異日之退也故曰退母

次七進非其以聽咎窒耳測曰進非其以毀滋章也

進不以正爲世所毀其過咎滿耳之聽即榮華不滿

眼㹧咎塞兩儀之意

釋準震 散也

次五和釋之脂四國之夷測曰和釋之脂民說無疆也

脂澤也以中和而布散其德澤天下自然夷平

次六震於廷喪其和貞測曰震於廷和正俱亡也

廷牏內也用威不於外而於內則一家之和正俱失之矣

格準大壯 非

次五膠漆釋弓不射角木離測曰膠漆釋信不結也

膠漆既開釋則角不可用矣何者弓之角與木已離不合矣言人心無所固結豈能用以禦難

次六息金消石往小來奕測曰息金消石美日大也

息生也金生而石消善長而惡消也所去者小所來者奕奕矣言遷善改過則其德日盛也

夷準大壯　傷也

次三柔嬰兒於號三日不嗄測曰嬰兒於號中心和也

號胡刀切嗄所嫁切聲變也嬰兒之啼其氣和柔雖三日之久而聲不變也此用老子之意言人能和平其心則無所傷也

次四夷其牙或飫之徒測曰夷其牙食不足嘉也

飫之徒猶曰飲食之人也貪於食而至夷平其牙所食雖多亦不足貴言不義而富貴非吾徒也

樂音落 準豫

次三不宴不雅嘄呱啞咋號咷倚戶測曰不宴不雅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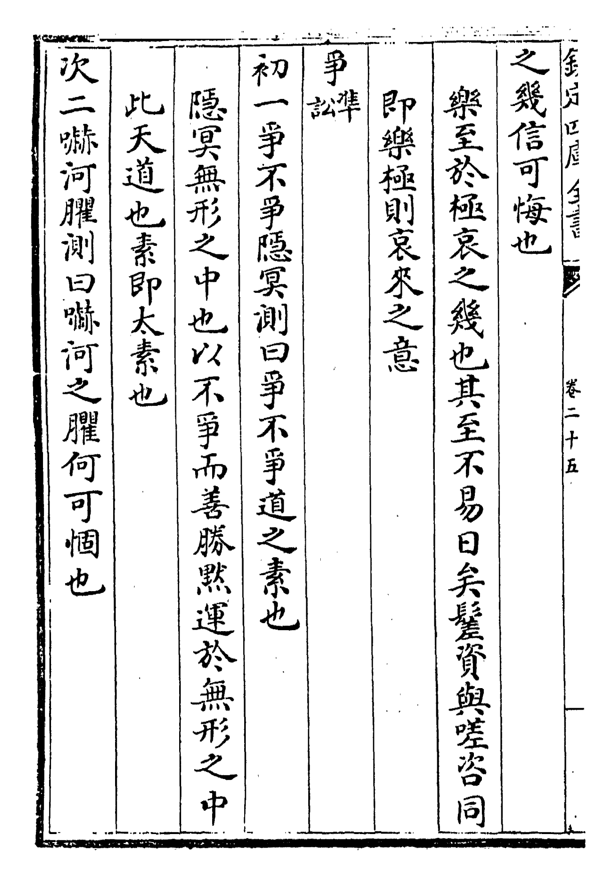
樂廢也

嗅古吊切啞音戹咋音責哌音孤皆不樂之聲也雅雅樂也不宴飲不用正樂但嗅哌啞咋以度日至於死亡而號咷者倚户矣即今者不樂逝者其亡之意

次七人嘻鬼嘻天要之期測曰人嘻鬼嘻稱樂畢也

嘻歎也小人虐衆以自樂人鬼共嗟怨之得禍必速矣要約也約少其期言不久也

上九極樂之幾不移日而悲則哭泣之曁資測曰極樂



之幾信可悔也

樂至於極哀之幾也其至不易日昃𩯭貲與嗟咨同

即樂極則哀來之意

爭準訟

初一爭不爭隱冥測曰爭不爭道之素也

隱冥無形之中也以不爭而善勝默運於無形之中

此天道也素即太素也

次二嚇河臞測曰嚇河之臞何可悃也

嚇呼駕切惆與怙同以口拒人曰嚇詩云伊予來嚇

人不量力如何方潰而以口嚇之徒自臞瘠何可恃

也

次八狼盈口矢在其後測曰狼盈口不顧害也

天文弧矢星在狼星後狼之噬物方盈其口而人在

後射之即螳螂捕蟬黄雀在後之意言不知後禍也

上九兩虎相牙知掣者全測曰兩虎相牙知所制也

相牙相噬也掣尺制切即卞莊子刺虎之説兩虎相

鬬既獘則人皆取之矣掣即制之意

務準 事也
蠡

次五蜘蛛之務不如蠶之緰測曰蜘蛛之務無益人也

緰音須衫帛也或作褕音遥褕翟之服也言蜘蛛雖巧不如蠶可以為衣為服也

上九務成自敗雨成自墜測曰務成自敗非厥命也

事功既成不能自守必至於敗如雲既成雨則自然墜落也此非天命自取之也

事準盡

次二事在梱不咨不諉喪其哲符測曰不咨不諉其知亡也

諉與諏同梱事之始也圖事之始不謀於人自奪其鑒也哲符比心至靈至明之喻也

次四男女事不代之字測曰男女事非厥務也

以男子而為女子之事女之字育亦可代乎言人各有職業非所事而事皆失常也

次七丈人扶孤豎子提壺測曰丈人扶孤小子知方也

丈人老者也老者扶其孤而小子為之提壺尊卑之分宜然也

更準革　變也

次二時七時九軫轉其道測曰時七時九不失當也

七陽盛九陽極極則必衰宜知通變如輪軫之轉則得其道矣即通變無弊法之意

次三化白於泥淄測曰化白於泥變不明也

淄黑也黑泥可以化白乎言不知變而變則失其道矣

次五童牛角馬不令不古測曰童牛角馬變天常也

牛有角而童之馬無角而欲角之此古今所無之事逆天理而求異非所當變而變也

斷準夬

初一斷心滅斧冥其繩矩測曰斷心滅斧内自治也

斷決於心而不見其用斷之迹曰滅斧冥者隱而不

可見也繩矩法則也法度在心不見於外也

次六決不決爾仇不闘乃後有鉞測曰決不決辜及身也

仇敵在近初不闊遠當斷不斷必有斧鉞之事在後來也

次七庚斷甲我心孔碩乃心有鑠測曰庚斷甲義斷仁也

庚義也甲仁也以義斷恩也碩大也我心所見者大

其後乃有鑠美也

上九斧及蛾蛾利匠人之貞測曰蛾蛾之斧利征亂也

蛾蛾衆多之貌匠人用此以制木比用兵制敵之喻也

毅準夬

上九豨毅其牙發以張弧測曰豨毅其牙人所獵也一人作吏非

毅其牙者勇用其牙欲以噬人人必張弧矢以取之

發起也小人用勢正以起兵而自禍也

裝準旅陽氣雖大用事微隂據下裝而欲去

立夏氣應陽雖大用事而一隂已生據於在下陽則

束裝將去矣

次二鶡鴚慘於冰翼彼南風内懐其乘測曰鶡鴚之慘

懐憂無決也

鶡音哥又音加鴈也慘冰怕寒也翼飛也向南而飛

去寒就温鴈所宜也今懐愛其乘匹而未決去喻人

之當退而不退也乘時證切

次五鴻裝於淄飲食頋頋測曰鴻裝於淄大將得志也

淄水名也鳫自北來宿於水濵得其所也頋頋自得之貌

衆準師

次七旌旗絓羅干戈蛾蛾師孕唁之哭且瞷測曰旌旗絓羅大恨民也

絓户挂切唁音唁瞷莫佳切絓羅惹絆也蛾蛾衆多

散亂之貌師敗孕婦相弔唁也瞯竊視之貌言百姓皆恨其上也

親準比

次三螟蛉不屬蜾蠃取之不迓悔測曰螟蛉不屬失其體也

不屬無類也不迓悔不禦侮也言親非其親緩急不相為也迓悔猶迎敵也

次六厚厚君子秉斗測曰厚厚君子得人無疆也

厚厚親其所親也斗居中央而中星環之君子得衆
之喻也
斂 準小畜
次二墨斂䟽䟽寢我匪貞測曰墨斂䟽䟽非其以先也
墨貪也䟽䟽取之盡錙銖也匪貞不正也言取民䟽
悉則我之政道寢失矣
次六閱而綿而作大元而小人不戒測曰閱綿之戒不
識微也

閔憂也綿微也元首也其憂雖小憂之大者自此而始言當慮微也

䏶乾準

初一䏶於内清無䁗

言初心之純也無䁗不雜也

次二冥駭冒䏶晒於中測曰冥駭冒䏶中自感也

冥冥昧之中駭雜以萌則其粹美皆冒没矣晒與恧同慚也感於計切隠昧也

次五晬於幽黄元貞無方測曰晬於幽黄正地則也

幽冥也黄中也其晬在心也元貞大正也無方不可

定名也即是黄裳元吉之義

次七晬辰愆君子補愆測曰晬辰愆善補過也

辰時也人誰無過當過之時能以晬易愆則善矣

盛準大有

初一盛不墨失冥德測曰盛不墨中不自克也

時雖盛而不以法則自守則失中心之德墨法也冥

心也

次五何福滿肩提禍樿樿測曰何福提禍小人之道也

何與荷同樿音纏又音丹衆多之意滿肩言不自勝

也提取也言小人受福不能自勝必自取禍

次七秉火寒泉至測曰秉火泉至禍不遠也

火方炎而水忽至必能滅之盛極必衰之喻也乘盛

也

次八挹於滿熒幾後之頃測曰挹於滿幾危也

挹損也熒炎也既盈滿之時宜自挹損而反以炎熾自矜乃後日傾危之地也幾兆也測曰幾危者謂此乃傾危之幾也

居（準家人）

次二家無壺婦承之姑或洗之塗測曰家無壺無以相承也

洗蘇典切壺尊酒器也婦之事姑無盛酒之器乃行酒於地上非禮也洗猶書曰洗腆致用酒也塗泥塗

也即在地之意

次四見豕在堂狗繫之迒測曰見豕在堂其體不慶也

迒音剛獸迹也堂尊處也既有豕在則狗亦相繼而至也繫迒猶接跡也此自辱以招辱之喻

次八反其几雙其杝其家不吉測曰反几雙杝家用不臧也

几以家食令反之七只用一令二之其家必不美矣言所用失道也杝與柂同吉美也此立家不用禮法

之喻

上九株在櫱其種不絶測曰株在櫱其類乃長也

木斬而復生曰櫱枯株再生櫱則其種不絶矣書曰

若顛木之有由櫱是也此既廢而復興絶而復續之

喻

法 井準

初一造法不法測曰造法不法不足用也

造作也作法而不應法何可用也

次五繘陸陸缾窴腹井潢洋終不得食測曰缾窴腹非學方也

繘音橋汲索也陸陸索下之貌窴音田缾腹先填滿也潢音黄潢洋猶汪洋也索雖下井水雖多缾既滿何以得水非虚心以求益也

次六紾紀紾綱示以貞光測曰紾紀紾綱大統用也

綱紀既定而示以正大光明之道則治統得矣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五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六

宋 林希逸 撰

學記

太玄精語

應 準離

初一六幹羅如五枝離如測曰六幹羅如附離君也

幹木也六幹而只五枝不能輔其本矣羅列也離蹤

也此君不得臣之喻

次二上歷施之下律和之非則否測曰上施下和匪其真也

歷施於上以觀星辰之行律和於下以求地氣之應律歷必更相治也非則否者違此則不可用也匪其真也言不得正法也只曰上施下和不曰非則否省文也

次三一從一横天綱罠罠測曰一從一横經緯陳也

罠音郎又郎宕切廣大貌網有經緯而後成故曰一從一橫此法令全備而濶疎之喻天網猶天則也自然之法也

次六熾承於天氷萌於地測曰承天萌地陽始退也

陽長之極上至於天而陰已萌於地下矣言陽進極而陰生也熾陽也承接也

迎

咸準

次二蛟潛於淵陵卵化之人或陰言百姓和之測曰蛟

潛之化中精誠也

蛟潛於水産卵在陵下復於淵以氣感之自然剖化此言發於隱而雖遠必應之喻隂隱也言以誠感人也

次六玄黄相迎其意感感測曰玄黄相迎以類應也

玄黄天地也天上地下而時乎相迎以意自相感也

與咸卦同

竈準鼎隂雖沃而灑之陽猶熱而龢之

陰陽俱盛此灑而彼和猶相息也

次五鼎大可觴不齋不莊測曰鼎大可觴饗無意也

觴當作鬺音商大亨以養聖賢亦必以禮行之今鼎雖大可以觴食而不以齋莊臨之則士不歸之矣饗無意者言其無心於饗禮也

次六五味龢調如美如大人之饗測曰味龢之饗宰輔事也

五味既和而調之又美宜大人亨之言大臣能和其

職則天子亦樂之也

次七脂牛正肪不濯釜而烹則歐歔之疾至測曰脂牛歐歔不潔志也

脂牛肥牛也肪亦脂也正肪者割之正也烹之之釜苟不精潔則人將吐之矣言養士必以禮也歐烏后切歔哀都切歐歔吐逆之聲也

大
準豐陰虛其內陽蓬其外物與盤蓋

蓬蓬然盛也盤結也陰在內陽在外而盤結覆蓋之

言外盛而内虛也

次六大失小多失少測曰大失小禍由微也

凡事之大皆因小而失之凡物之多皆因少而失之此由微至著之意也

次七大奢迂自削以觚或益之餔

奢侈也迂遠也方大而侈遠之法能以法自律則其所養愈厚矣觚法也削自損約也餔食也

次八豐牆峭阯三歲不築崩測曰豐牆之峭崩不遲也

牆雖豐大而削去其阯三歲之久不能更築則崩壞

矣言自削其根本也

廓豐 準大也

次二金幹玉楨廓於城測曰金幹玉楨蕃輔正也

版築之旁曰幹其題曰楨題額也築城之具其堅固

如金玉則其城可以高大矣此人君得輔佐之喻

次三廓無子室石婦測曰廓無子焉得後生也

石婦無所産也其家雖大而無繼承之子以其室人

乃石婦也此輔佐不擇人而無益於國之喻

文
準渙

初一袷積何縵玉貞測曰袷積何縵文在内也

袷乞洽切積與繪同音會何與荷同縵莫旦切袷衿也以積為衿而乃被荷無文之縵自晦之意也衣錦尚絅是也繒無文曰縵

次七雉之不禄而雞藎穀測曰雉之不禄難幽養也

藎進也雉不得穀而以穀養雞言失所養也

次四孔鴈之儀利用登於階測曰孔鴈之儀可法則也

孔孔雀也其羽毛有文鴈飛有行列喻人之有儀也

登階可進而仕也即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之意

次六魚鱗差之乃秩施之帝用登於天測曰魚鱗差之

貴賤位也

差次也魚鱗有次序制禮制法秩然有次而施之於

國可以格天矣故曰帝用登於天

逃
遯準

次六多田不婁費我膎功測曰多田不婁費力亡功也

婁音樓膎户佳反田雖多而不樓理之徒費膎食之

功也熟食曰膎

唐
遯準

次三唐素不貞亡彼瓏玲測曰亡彼瓏玲非爾所也

瓏玲玉也荒唐朴素而不守以正自喪其德以玉比

德故曰瓏玲

次五奔鹿懷麗得不訾測曰奔鹿懷䴡奚足功也

鹿失不顧而以麗鼠爲懷所得者不足以爲訾矣訾與貲同言棄大而見小也

次八唐收禄社鬼輟哭或得其沐測曰唐收禄復亡也

唐遯之後而能收其禄謂廢而復興也社稷有主則其鬼不哭矣沐澤也言得其福也

次七弋彼三飛明明於征終日不歸

一弋豈能中三飛鳥平明而去至暮不歸無所得也

此求不以道之喻

常 恒準陰以知臣陽以知辟君臣之道萬世不易

陰陽君臣之道也

初一戴神墨履靈式以一耦萬終不稷測曰戴神墨體一形也

神墨妙法也靈式善法也以一耦萬執一而萬事畢也稷日下稷也稷與昃同終不稷者言用不窮也

次七得七而九懦撓其剛不克常測曰得七而九棄盛

乘衰也

七陽之盛九陽極而衰也以柔亂而自撓其剛則不能守其常矣言處盛不自强則必衰也

次八常疾不疾咎成不詰測曰常疾不自能治也

常疾而不以為疾言病而不治也詰問也有病而不治其禍既成何所歸咎此安其危利其菑之意

度節準陰氣日躁陽氣日舍躁躁舍舍各得其度

舍音捨躁動也舍止也陰氣動而陽氣止各得其所

也

次三小度差差大懶之階測曰小度之差大度傾也

懶音賴毀裂也差失也小法差失乃大法毀裂之階

也此不謹小而失大之喻

次五榦不榦懶於營測曰榦不榦不能有寧也

榦本也所本非本則其經營者皆毀裂之矣懶毀裂

也

次六大度檢檢於天示象垂其范測曰大度檢檢垂象

貞也

檢檢猶整整也范法也天垂象而聖人法之其為大法整整然可以垂後此雲漢猶天子法度之意

次七不度規之鬼即訾之測曰不度規之明察笑也

規圜也訾笑也所為不以法度則鬼笑之矣訾音子

次八石赤不奪節士之必測曰石赤不奪可與有要也

石赤丹砂也丹砂之色不可變移猶人之守節而可必信也有要有約也有節之人必不負所約也

永 準同人

次四子序不序先賓永失主測曰子序不序非永方也為子而不得子之道言不知小大之序則賓主先後之義皆失之矣此非可久之道也

昆 準同人 音混

次二白墨菲菲三禽一角同尾測曰三禽一角無害心也

白墨菲菲羣而不亂也譬如三禽以一為之首而餘

皆尾之尾隨其後也故曰一角同尾言人之羣聚必有所長則不亂故其心無得而相害也

次三昆於白失不黑無際一尾三角測曰昆白不黑不相親也

昆同也白不同黑而自為分别無交際之道羣聚而無為之首此一民二君之意角者衆而尾者少宜其不相親也

次五穀不縠失疏數衆蘁毁 玉測曰縠失疏數奚足旬

也

轂與轂同爲車轂而失疏數之度不足爲衆輻之所容言爲主不得其道也衆蝱毁玉猶積羽沉舟也立心不均則毁言日至賢者無所容矣旬均也蝱毛也

次六昆於市井文車同軌測曰昆於市井同一倫也

井市人所居也昆而同之則天下皆同文同軌矣一倫者一其倫類也

減 準損

次六幽闡積不減不施石測曰幽闡不施澤不平也

幽微也闡大也無大無小皆自積聚而不能減損以施人其頑如石不知稱物平施之道也

唫準否 音欽又音琴

次五不中不督腐蠹之嗇測曰不中不督其唫非也

督衣縫之中也不中不督言不知中道也積而不能散雖腐蠹之物亦吝嗇之此唫閉之道也

守準否

次六車絫軓圭壁塵測曰車絫軓不接隣也
軓礙車輪之木也絫止也車爲軓所止圭與壁皆積於塵埃之中此閉吝而不與人交際者之喻
次八𠙹無杵其碓舉天陰不已白日毀暑測曰𠙹無杵其守貧也
有𠙹而無杵不舂米也其碓舉而不下無所碓也天陰不雨澤不下流也白日宜熱而陰晦之故曰毀此貧不得時者之喻

翕準與

次三食翕嘬嘬測曰食翕嘬嘬利如舞也

嘬楚快切翕食貪食也嘬嘬貪食之貌也小人多貪見利如舞無所不至矣

次六黄心鴻翼翕於天測曰黄心鴻翼利得輔也

黄心得中也鴻翼大翼也翕於天者合於天也得大中之道而合於天賢者之喻也

次七翕繳惻惻測曰翕繳惻惻被離害也

繳音灼以繳取鳥人見之惻惻然而見利者不顧他日必自離害也

次八揮其罦絶其羂殆測曰揮罦絶羂危得遂也

揮與揮同羂古縣反罦覆車也羂綱也小人以罦羂害物一旦揮絶而去之則雖危而可以自免矣此為惡而知悔者之踰遂安也

聚準萃

初一鬼神以無靈測曰鬼神無靈形不見也

鬼神之靈以不可見也

次三宗其高年羣鬼之門測曰宗其高年鬼待敬也

宗尊也高年之人能尊敬之則其心可以事鬼神矣

次五鼎血之獝九宗之好乃後有孚測曰鼎血之獝信王命也

獝與燸同鼎欲薦血而薪燸之爇之也既祀而享其九宗以誠意相好乃有後也以王命而從事者其心亦如此誠信可也

積 準大畜

次七魁而顏而玉帛班而決欲收冦測曰魁而顏而盜之招也

魁大也顏露也班布也自誇大自炫露而玉帛班布而示之人斷可以致冦也收者致之意

飾 準賁

陰白陽黑分行其職出入有飾

白黑相錯所以為文飾也分行其職各致其用也即剛來文柔柔來文剛之意

初一言不言不以言測曰言不言默而信也

次五下言如水實以天牡測曰下言之水能自冲也天牡海也從諫如流如水下而歸海也實者盛之意也冲謙也

次八蛤蝺喁喁血出其口測曰蛤蝺喁喁口自傷也蛤與蜩同喁喁鳴聲不已也血出其口自傷也多言不誠無以取信徒自苦耳

上九白舌于于屈于根

白舌者徒費舌而言之也于于屈貌根舌根也言不思信不如屈其舌根而勿言

疑準

賁

次五蛛黄疑金中測曰蛛黄疑中邪奪正也

蛛音雄雄黄石也以其色而疑為金在其中紫亂朱之意也

次七鬼魂疑貞厲嗄鳴弋木之烏射穴之狐反目耳厲測曰鬼魂之疑誠不可信也

以鬼魂自疑惑乃有嗄鳴之歎既以為烏而弋之又以為狐而射之烏黑狐赤至易見也而亦不能别之反其目而以耳為信危矣哉

視準觀陰成魄陽成妣物之形貌咸可視

陰如月既蝕成魄而陽為妃偶言秋分陰陽均平也

次七視其瑕無穢測曰視其瑕能自矯也

視其瑕知其過也人能知過則行無疵矣穢疵也飾矯也

沈準下視觀也

次三沈於美失貞矢測曰沈於美作聾盲也

貞矢正直之道也為紛華之美所沈迷則失其道矣

次五雕鷹高翔沈其腹好婳惡粥測曰雕鷹高翔在腐糧也

雕鷹鷙鳥也沈其腹飛雖高志在實腹而已自好生孕而乃惡他物之生育言其喜殺也婳古孕字粥與育同沈實也

次七離如婁如赤肉鴟梟厲測曰離婁赤肉食不臧也

以離婁之明而食如鴟梟但食生肉危道也赤肉生

肉也此貪不擇祿者之喻

內 準歸妹

初一謹於娶㧞初貞後寧測曰謹於娶㧞治女貞也

娶古妃字㧞古仇字匹偶也娶必擇賢初得其正則

家終安也

去 準無妄

去彼枯園舍下靈淵

枯園自高之喻靈淵善淵也自處之卑也此好謙自下之喻枯園燥地也

次四去於子父去於臣主測曰去於子父非所望也

父尊子卑主尊臣卑今子居父上臣過於主皆逆也去之則順矣去逆從順以其逆道非所欲也望欲之之意

次五攓其衣之庭有麋測曰攓衣有麋亦可懼也

攓音愆牽也庭有荆棘牽衣而行則麋鹿生之矣言有國有家不自脩飭則必至荒亂也

次七去其德貞三死不令測曰去其德貞終死醜也

失其正德者必死於不善非令終也三死猶離騷言九死也即多多之意

次八月高弦火幾縣不可以動動有愆測曰月弦火縣恐見咎也

月至高弦則蝕將盡矣大火幾於流則暑將往而寒

生矣皆時之踰下弦則一鈎之明在魄之上故曰高幾近也近於縣則將西入也時去則不可有為也

晦準明夷

次三陰行陽從利作不凶測曰陰行陽從事大外也陰先陽後於理為逆然世間亦有小者卑者先之而大者尊者應之之時既相從順亦可有為不至於凶也大者不在內而反外言異常也

次四晦其類失金匱測曰晦其類法度廢也

金匱良法也君子小人之類不明則國之良法必廢矣

次七䏘提明或導之行測曰䏘提明德將導行也

䏘古霄字世方昏暗我揭明德以示之人必有從我者凡人夜中提燈照路則行人必有導之者矣

瞢準明瞢陰征南陽征北物失明貞莫不瞢瞢

瞢古夢字又莫登反陰往南而陽往北失其位矣非相見於離之日矣小人用事則世皆失其明正之道

矣物人物也

次二明腹睒天覩其根測曰明腹睒天中獨爛也

睒失冉切視也以腹中之明而能窺見天理則可以窮究根柢矣爛明也

窮 準困 陰氣塞宇陽亡其所萬物窮遽

塞宇滿天内也遽窘也窮窘無所歸向也

次五羨無摻其腹坎坎不失其範測曰羨無摻猶不失也

坎坎空虛也貧而不失其法猶曰不改其度也範法也

上九破璧毀圭舊竈生鼃天禍以他測曰破璧毀圭逢不幸也

破璧毀圭失其所寳也舊竈生鼃貧之食也禍以他非自取也此賢者不逢時之喻

割 準剝

次七紫蜺喬雲朋圍日其疾可割測曰紫蜺喬雲不知

刋也

絫蜺妖氣也裔雲日旁刺日之氣也裔佘律切朋聚而圍日此太陽之病也可以割而去之讒邪障蔽可以掃去也刋削也可去而不去是不知刋也

次八割其蠹得我心疾𠕁曰割其蠹國所便也

蠹國之人我心所疾惡割而去之則得我心矣便利也去此人為國之利也

止準艮

次七車纍其𢮁馬㦸其蹄止貞測曰車纍馬㦸行可𩐋也

𢮁音雉又音馳輪也㦸良涉切有所經也纍有所繫也車纍馬㦸不可行之時宜止則止也𩐋敝也考工記不𩐋於鑿亦作𩐋宜止而行則敝也𩐋作鄰㦸或作𢷾皆誤也

堅　準良

次三堅不凌或泄其中測曰堅不凌不能待齊也

凌氷也當氷堅之時而不成凌者其中陰爲陽所泄也齊中也外能堅守而中不自持此色厲而内荏者之爾

次四小螽營營蠕其蛹蛹不介以堅蝶測曰小螽營營固其居也

與蜂同蠕與蔕同蜂房之帶也蛹青許又音弋蜂房也蜂營營而為房必堅其蔕蔕不堅則房墜矣蔕只在堅而不在大故曰不介以堅介大也

次五蛹大蝪小虛測曰蛹大蝪小國虛空也

蛹蜂房也蝪房之帶也房大而帶小不足以繫之則蜂必散亂而蜂窠虛矣爲國而不知其本必失其民以此喻之

次六䖤蝪紗紗縣於九州測曰䖤蝪之縣民以康也

紗紗微小貌音幽九州之民各䖤其君心有所繫如蜂房之蔕小而甚堅則可以康安矣䖤與纖同縣繫也

成 準既濟

次二成徵改改未成而殆測曰成徵改改不能自遂也

為善方成而心已改改不待成而知其危矣

次三成躍以縮成飛不遂測曰成躍以縮成德壯也

事之既成可以躍進又縮之可以飛上而不飛隨之

言能謹畏退託以守其成則德愈壯也遂隨也

䦯 準噬嗑 䦯與窒同 閉門也

上九陰陽啟占其變赤白測曰陰陽啟占極則反也

啟青啟告古化字啟告開通訛化也陰變而赤陽變而白極則反也

失準大過

次七疾則藥巫則酌測曰疾藥巫酌禍可轉也酌祭以酒也此言災咎可禳也為改過之喻

次八雎鳴於辰牝角魚木測曰雎鳴於辰厥正反也雎鳴辰旦反常也牝而求角緣木而求魚皆反正之喻

劇準大過陰窮大泣於陽無介侶離之劇

侶與儔同介助也陰既窮大而陽自啼泣爲無助也

陽陰之離至此劇甚矣介侶即無介助黨類也

次五出野見虛有虎牧猪攓絝與襦測曰出野見虛無所措足也

野外荒虛虎牧其猪出而遇此不過攓裳而走攓與搴同襦短衣也牧逐也

上九海水羣飛蔽於天杭

杭即航也海水羣飛狼方勇也獘壞也天杭即大舟也

䶚準坤

次四狗其勞不如五之豪測曰狗其勞伐善也

五中也茍伐其功勞則不如五之得中為過人也豪過人者也

次五靈囊大包其德珍黄測曰靈囊大包不敢自盛也

靈善也囊有涵蓄也大包可以包容而大受也此為

珍美黄中之德以其不自大也

次六囊失括泄珍器測曰囊失括臣口溢也

有囊而不括則其珍美之器皆泄露矣此伐善矜能者之喻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六